

今年上影节,如果要选出一件让人最难忘的事,我不假思索地说,是我作为第一批乘客,搭上了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6月15日上影节开幕前夕,应 CCTV-6《中国电影报道》栏目组的邀请,我和两名外采记者一道,搭上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的首发列车 G8388 次,在它的二等座车厢里,对即将开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了一场全天候的采访报道。

当天上午 10:27,我们从上海新客站上车出发,跨越长三角三省一市的 21 个站点,行程 1200 公里,于 18:36 顺利抵达了终点上海虹桥站。出站时,记者问我心情如何。我说我像是中了彩票一样兴奋和激动。不为别的, G8388 次高铁可是长三角环线的首列首发!作为第一批登上这趟列车的人,哪一个不是见证了历史的幸运儿呢?而且,每到一站,我们看着匆匆上下的旅客,越发感觉自己还多了一项别人无法享有的殊荣。因为绝大部分旅客都只是搭乘环线高铁的某一路段,能从头到尾跑完全程的,除了车上的司乘人员,就剩下像我们一样跟车采访的一群媒体人了。

车上有人问我,环线高铁跟上海有什么关系?他可能还不知道,今天上影节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地理边界辐射到了全中国。据组委会统计,今年在上影节官方平台购票的观众,有三分之一来自上海以外。人数比较多的如北京、广州,最远甚至还有云南的观众。不过,

人数最多的当然还是长三角地区。从苏浙皖先行网上购票,待上影节开幕后,再搭乘高铁来看上海看片。感觉是不是很惬意?但这早已不算什么新鲜事,而是成了长三角影迷一种常态化的电影生活。这不,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的通车,又让整个长三角实现了“一日同城”和“八小时生活圈”。对影迷来说,这都不算福利,那什么才算福利?

反过来看,上影节本身也是环线高铁的受益者。比如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长三角戏曲电影展”,也已跨出了上海的地界,将放映活动延伸到了苏州、南京、合肥、宁波、杭州等苏浙皖的中心城市,让这些地方的观众,又多了一项选择——想在家门口看片的,可以。想去上海看片的,搭上超级环线高铁也可以。因为有了这趟环线高铁,上影节也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家门口的电影节”。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类似这种受惠于铁路交通的例子,要追溯到 1906 年,沪宁铁路上海至苏州段开通之际,那时的苏州市民,也像今天长三角的影迷一样,兴高采烈地搭乘蒸汽火车,来到上海看一场新鲜时髦的“影戏”。上海的片商也可以经由这条刚刚通车的铁路,或者将新片发行到苏州,或者在当地修建影院,或者把摄制组带到苏州取

搭环线高铁来看上海电影节

石川

景……一来一往之间,不仅大大促进了苏州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让上海电影享有了更为深广的市场纵深;更重要的是,上海电影的银幕上,从此也增添了一幕幕风光旖旎的苏州名胜。还有无数苏州青年,也是搭乘着火车闯荡上海,入职上海的制片公司,成为中国影业最早的一批从业者。毫不夸张地说,苏沪两地的电影情缘,正是中国近代铁路交通发展的硕果之一。

今天巧的是,苏州刚好是这趟超级环线高铁出了上海之后停靠的第一站。今日的苏州,不仅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足安逸,也是名副其实的影迷之乡。2023 年,苏州全年电影票房高达 10.34 亿元,稳居江苏第一,全国前十。电影产业方面,苏州近年来也开始发力,相继引进、建成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永久评奖基地、阿里大文娱周庄影视基地、央视电影频道苏州制作基地等“国字头”的大项目。就在几天前,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也才刚刚在苏州举办了盛大的开馆仪式。

与苏州临近的无锡、南京,也有不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影机构和电影活动。比如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不久前才落户南京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年会暨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周等。

这些项目能够落户江苏,也必定会为长三角电影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再添新活力。

在接下来跨越安徽、浙江的旅程中,盘点了一下这两个文化大省所拥有的一些有优势、有特色的影视文化资源。比如安徽的两大著名观地黄山和九华山,多年来一直都是深受国产电影青睐的外景拍摄地。记得当年有部《黄山来的姑娘》(1984),因荣获金鸡奖而让黄山在全国一时名声大噪。还有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主要取景地在黄山的翡翠谷。更不用说《小花》《菊豆》等国产名片,也是在黄山脚下的南屏村实景拍摄。还有九华山,谢晋导演的名片《天云山传奇》的外景地就是在九华山下的青阳县,家喻户晓的 1986 版《西游记》,更是有数不清的场景在这里取景拍摄。

一路上,我们就这么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清算下来,心里不由得感叹,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文化财富啊!今天,不是有很多人都在讨论如何挖掘电影 IP 的商业潜能吗?看看安徽,他们这种“名片+名胜”的文旅模

式,是不是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热衷的“电影 IP+文旅开发”议题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灵感和思路呢?

环线最后途经的浙江,不论从自然与人文资源,还是影视产业的集约化程度,都可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不仅拥有横店、象山、桃花岛等全国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还有浙江华策、正午阳光等行业领军企业,更重要的是,浙江传媒、中国美院、华策电影学院等一批高质量的影视人才培养基地也聚集在这里。尤其是杭州,号称中国互联网之都,拥有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大数据公司、高科技公司……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科技和产业方面的巨大优势,能够服务于文化和电影产业,为文化科技、电影科技的升级换代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和技术支持。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此次长三角环线旅程的终点。当央六记者与我握手话别的时候,我对他说:今天,真的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高光点。因为今天,我不但借助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为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了宣传、推广,同时,我也用自己的足迹在长三角辽阔的土地上画下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每当杨梅上市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家里必备的杨梅酒。应季时节,我父亲都会取出一个玻璃瓶,把洗干净的杨梅放进去,快装满时,再倒上熊猫牌乙级大曲,让白酒盖过杨梅之后,便封盖放好。每当我吃坏了肚子,或者着凉肚子痛的时候,父亲便会从厨房拿出这瓶杨梅酒,取出一至两颗杨梅让我吃。这杨梅一放进嘴里,立刻感觉到一股浓烈的白酒味冲入鼻腔,不禁皱起眉头。父亲便说,杨梅吃掉,肚子就不痛了。我便开动嘴巴,吃掉杨梅肉,吐出杨梅核,还真是神奇,没过五六分钟就会感觉肚脐眼周围有热气了。现在想来,其实就是酒精在起作用,小孩子不宜饮酒,但这浸在白酒里的杨梅,大概正合适治小孩子肚子痛。

后来我的肠胃越来越坚固,杨梅酒便渐渐没了市场。再后来真遇到吃坏了肚子,我以为杨梅酒还有用,连吃了好几颗杨梅,顺着带了好几口酒,发觉效果其实真的比不上黄连素。当然,等到我真的可以大口大口地喝杨梅酒的时候,已经是成人了。

有一次在一位画家处吃晚饭,他自制的杨梅酒着实好喝,因为是夏天的缘故,这杨梅酒还特意放在冰箱里冰镇过,入口冰凉,回口浓烈又带了一丝杨梅的甜味。画家老师说他朋友多,一周七天平均要开五六席,且朋友都爱喝酒,于是经常拿茅台招待。但时间一长,画家老师发现不对劲了,坦言道,就算他一平尺画卖四万块钱,也经不住这么个喝法,是真的喝不起啊。于是,他便想到了自制杨梅酒,按照画家老师的说法,选的都是上好的余姚杨梅或仙居杨梅,再加好酒泡制。因为杨梅水分多,还能冲淡些酒精度,便可多喝几杯。最后,画家老师特别声明道,虽然泡杨梅酒的酒不是茅台,但都是茅台镇的好酱酒。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了“茅台酒”和“茅台镇的酒”的区别。

在我的饮酒经验里,杨梅酒还是好喝的,但其他的各种药酒,实在是消受不了。一般的药酒,泡人参、泡枸杞的那种,看着颜值还行,但喝上一口便觉得酒体肥腻,感觉酒精把人参和枸杞里的小分子都萃取了出来。若是碰上更加“邪乎”的,譬如泡了鹿茸、蛤蚧、当归、熟地黄以及其他各种我完全叫不上名字的中药材的那种药酒,不仅看着浓稠,闻着也是一股怪味道,小咪一口的想法瞬间就没有了。至于泡了整条蛇在大玻璃瓶的那种蛇酒,我是看也不敢看的,更别说喝了。

在我印象中,唯一一次觉得药酒还能入口的,是一款特制虫草酒,整瓶五百毫升。据说基酒选的是五粮液,但瓶中仅放了两根虫草,不求多但求精,存放一年后酒体呈微黄色。大概是只放了两根虫草的缘故,这酒入口经过舌尖的时候,白酒本身的浓香还在,刺激感也很饱满,并且不黏。当然,几杯酒下肚后,感觉后劲比一般的五粮液要强,我只喝了一小盅,就举白旗投降了。为此,我得出一个结论,除非是真的要追求所谓的养生,否则不管哪种药酒,都尽量不要去碰。

话是这么说的,但例外总是会发生的。有一年在三亚,虽说是十月份,但天气竟然有些凉,我下午在外面闲逛的时候又被淋了一阵大雨,感觉身体里进了许多“寒气”。晚上在一家大排档吃晚饭,看见吧台后面的酒柜里摆了好多小瓶装的“海马酒”,我心想,这“海马酒”还真是第一次见,应当属于是“海鲜药酒”了。我便问老板,这个酒好喝吗?老板说,很好喝啦,我们当地男人都喝这个酒的。于是,我便点了一瓶,接着把大排档餐具包里的小玻璃杯取出来,倒上一小杯。也不知道是除寒气心急了,还是在大排档吃饭放松了警惕心,我竟然闻也没闻,直接拿起小玻璃杯把酒往嘴巴里送。接下来,便是我灵魂彻底出窍的精彩一幕。“海马酒”的那股味道真是太极致了,浓重的海腥气四处奔腾,最终,我完全不顾斯文,直接把酒吐到了小碗里。那一刻,我是彻底地认怂了。

杨梅酒与药酒

陈佳勇



风中陌上行,有花不知名。那也无所谓,相遇即有情。

(中国画) 老树

时光

格至

在古镇,看到整洁的小镇里活动着很多老人。有一老头左手拿一小瓶子,右手拿一苍蝇拍,将拍到的苍蝇装进小瓶里;另一老妇,手拿一大束菖蒲,走得很艰难,走一段,坐会儿,走一段,再坐会儿。我问老头,几岁了?以前是干什么的?答,八十九。以前是工程师。又问老太同样的问题。老太答,八十八,以前是妇产科医生……

但这样的活着,似乎少了点什么,但具体少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在时光面前,是无法谈论对与错的,因为压根儿没有对与错。好在,都曾拥有过最好的时光。



感谢

许道军



郊野一片安静,四顾无人,这正如我所愿。万物突然涌出地面,齐刷刷地站立在我面前。在这可见的事物中,可喜的首先被我眼睛选中,放在重要位置,并以它们为中心,构造了今日的画面。那些不被我喜欢的事物,也依然沉静,毫无愧疚。它们各自生长,开花,或者继续枯萎。我要感谢我所喜欢的异类,如桃李春风、飞雪归雁,是它们给了我安慰、勇气,以及一年一度辞旧迎新的机遇。也要感谢那些不被我喜欢的事物,比如肮脏的泥土,泥土中的爬虫,让我毛骨悚然的蛇类,丑陋之类,凶恶之类,危险之类。我不喜欢它们,料想它们见我如此。但正是它们让我宁静,心安理得,是厌恶让我不用一一感谢。若世界不爱我,也如我所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深情之人,最怕辜负。为此,我倒是要为再次感谢。

张爱玲说:“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因此只有忍耐……”生活中选择“忍”或许是一个人最大的武器。

我的幼年在祖父祖母身边被带了几年。祖父原本家境显赫,土改时,政府把因剥削得来的财产、田地分给了村里的穷人。父母把哥哥寄养在外婆家,然后来上海谋生,他们在一所学校当老师,1949年后,拿的是30元供给制收入。据母亲说,那几年祖母自己心情也不好,不会精心照顾我好。直到母亲抱着妹妹回乡下看我,看到一身脏兮兮的我,在地上独自玩耍,她心疼地抱起我,当即决定把我带回上海。

税务所来学校招职员,听说是政府部门,工资要高出学校几截。父亲回来,母亲不同意,调来调去,一脚踏空哪能办?家里现在主要靠我们这点供给制,勉强日子好过。父亲说,这是当前最明智的选择。

通过面试,父亲顺利进入税务所,先从底层做起。第一单就是以专管员的身份,去把一些烂账找出来,把一些欠款追回。父亲上任税务工作,一连解决了几桩难题,所里偷逃的税费,最后全部被追回。编制关系毫无疑问,调到了黄浦区税务局。母亲选择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

幼小的我常常学着祖父的样子唧唧呀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不躁而谋胜之”,母亲问父亲,这孩子在看什么?父亲让我一遍一遍念给他听,后来才听明白,一定是祖父还想着那些浮财,心里不舒服。祖父看到那整柜整柜珍贵的古籍,被村民拿去,放在茅厕的粪桶旁当草纸,心里愤愤不平。父亲后来带回上海的一些书,是他堂兄弟帮忙藏起来的。母亲每每想起过去就会忍不住流眼泪。我常常听父亲劝慰母亲,我们的

忍,也是选择

郎绮屏

苦日子里有温度亲情。忍一忍,日子不就过去了,等孩子们长大,我们负担会轻一点。家族的变故,生活的艰难,让我从小变得很懂事,很敏感。父亲书柜里的书,陪伴了我成长。母亲一直在我耳畔敲打“好好读书,将来婚姻还有选择,嫁个好男人”。老三届分配工作,我被安排到机器厂当一名操作工人。在工厂的底层社会中,我之前那些潦草的阅读,瞬间没了智商。我听不惯粗鲁的谩骂声,只为自己赋新词强说愁。伴随我的是格格不入,被莫名嫉妒恨和排挤。管不了别人的嘴,我选择了“忍”,想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我知道只要让自己变得优秀,那些欺负也就不复存在。恢复高考那年,我还是让母亲失望了。在那个花开得最娇艳的年纪,我却草率地选择了结

婚。婚后的日子过得紧巴,母亲气得骂我:赖头和和尚说香菱,有命无运。却不知人是有命有运的,突然一股青云把我从工厂推到了媒体单位,可我还犹豫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友人说了一句话:珍惜这次机会,工厂不适合你。

我毅然决定为自己重新选择人生。初到文化单位,一个在厂里懒散惯的中年女人,要接受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工作,负责内外勤跑腿。在职场的残酷竞争中,我努力工作,很快脱颖而出,得到了杂志社同仁的认可,我早早学会了风雨中凡事忍一下。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完成了我一生追求的文学梦。

十日谈

选择

责编:殷健灵

向南走向北走,直走路曲路,每种选择都会有得有失,请看清日本栏。